

吳

興

藝

文

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三目錄

呂栢

贈少叅棟塘陳君序

棟塘名良謨安吉人

陳思古集序

安吉人

跋管仲姬墨竹趙子昂小簡

浩齋之什序

楊慎

自知堂集序

德清蔡公汝楠著

跋劉南坦峴山圖

南坦名麟

答劉南坦司空書

陳沂

送黃考功子和出守湖州序

子和名秉

陳良謨

見前

與唐一菴書

一菴名樞歸安人

與范明山書

爲趙心山書

心山名金烏程人

吳鼎

跋趙子昂三駿圖

黃綰

贈陸原靜序

卽元靜

林希元

送陳棟塘正郎少叅湖廣序

伍餘福

遊天目山記

蔡玘

見前

左右銘

復友人書

陸時中 歸安人

論士氣

與張別駕書

張女歸安人字于烏程嚴未嫁而守節

書北山移文後

書陶彭澤閑情賦後

鯁喻

施侃

歸安人

送嚴溪亭先生考績序

溪亭名鳳歸安人

祝允明

跋趙松雪管夫人與中峰手帖

跋錢舜舉明皇擊梧桐圖

施處士哀辭

處士歸安施公儒之父

魏公羅巾銘

即趙魏公

凌震

見前

放鯤鯢說

袁仁

送太白山人歸隱茗溪序

張浩

祭太白山入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三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三十三

烏程董斯張遐周燾編

閔元衡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贈少叅棟塘陳君序

呂柟

棟塘子陳氏忠甫以南儀制郎中陟湖廣少叅戒行有  
日涇野子餞之鷲峯東所酬爵旣行棟塘子曰昔者夫  
子之論大禹也止以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定聖人焉  
恐此三者不足以盡聖人之精微涇野子曰此正其精  
者耳仲尼至聖也於此三者再言其無間然而吾子乃

藝文補

卷之三十三

明文



猶以爲不足乎夫後世學者多騫心高遠輿論新奇或遺落事爲饌浮五鼎衣度齊紈田連阡陌屋亘里閭不知其過也倏然猶以爲得道者有之吾子蓋嘗鄙之矣乃又有是言何也其以吾子嘗從事於菲食惡衣而謂尚不但如是邪曰近有應仁卿者嘗論精一執中其言頗妙第於予之心有惑焉曰精一執中固在於飲食衣服宮室之間耳若是則何以謂之人心道心也曰夫人豈有二心哉心方之乎形氣其道卽寡矣私而有害不亦危乎心方之乎道義其人卽寡矣隱而難見不亦微

乎故人心雖危其實可制而不可無道心既微其定可著而不可昧故飲食衣服宮室者心之人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者心之道此之謂惟精乎此之謂惟一乎此之謂允執其中乎當舜之時巢父許由之徒有見于道心也遂至捐飲食衣服宮室而去之堯舜禹曰世豈有不服食者之道哉此賢智者之過乎中不可以教天下後世也饗發窮竒之徒有見於人心也遂至貪飲食衣服而亡之堯舜禹曰世豈有喪禮義者之人哉此愚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不可以教天下後世也由是言之精

一執中皆自飲食衣服宮室而作矣後世學者或既爲  
巢許之論而又兼行饕餮窮竒之事宜中庸之道三代  
以後民鮮能乎棟塘子曰吾子之發精一執中視仁卿  
又少白乎棟塘子天性孝友博學能文章見善而能好  
見惡而遽絕歷仕禮兵刑工四曹皆以清謹明公見稱  
蓋有志于學聖人之徒也惟恐執乎中者或少偏焉於  
其別也直述席間論荅之語以識之後將以瞻斯道之  
百傳也少參之政不足爲棟塘子語矣棟塘子名良謨

清之安吉人

陳思古集序

呂櫛

陳將軍思古汝王安吉荆溪鄉人也少有將畧讀書便領大義以爲丈夫當雄萬人何似書生耶年十七襲父爵懷遠將軍統衛事至弘治十八年用尚書劉公薦陞署都指揮總揚州漕運搜剔冗濫歲省米五千餘石正德間追捕劉寇斬首數千級又攻破孝豐湯城俱有功陞實授用臧都御史薦拜叅將宸濠之變領兵駐下江節制鎮常蘇松儀真軍歲省米萬五千餘石事平賜銀牌金花朱衣嘉靖五年天子廉得其狀拜南京坐營

至則人不知持兵將軍曰兒戲也坐食國家而緩急無用何豢豕之異乃比什伍簡卒不能兵者去之六年改坐團營旋復拜叅將理通會開河成歲運百九十餘萬石省車脚費三十餘萬金十年天子益知其能拜南京後府署都督僉事兼理操江節制安慶九江下至鎮江諸軍事兵數十萬衆戰艇十萬艘署府事如故天子曰爾往來視江上下無安坐却城將軍拜命滋懼曰曠古無功而屢受上賞惟當鞠躬盡瘁報國家爾涇野子聞之曰夫古謂師旅皆道也其信然哉夫思古承祖

父之業起一旅三十年而上將握金印橫紫綬於腰  
呼吸百萬可謂至富貴權寵矣然節財愛士訥訥如不  
出口羞稱功伐至以盛滿爲憂豈所謂居寵思危不溺  
于富貴者乎雖古名將有不可企而及之者是宜傳其  
集以示四方

跋管仲姬墨竹趙子昂小簡

呂 枏

往嘗見管仲姬入宮爲元皇后寫竹幾七八十種清神  
幽思隨處發見曲盡變態幻若化工後有跋語亦管自  
作辭染俱妙其遒勁處如寫竹然蓋子昂所不能及也

今丘氏藏竹將無類乎若子昂之書篋覽亦廣然多斌媚態蓋嘗評其劣于管之竹也此數簡却有自在意當是老年後所作夫子昂宋宗室也任元以書翰重於其君而其內子之冊亦爲元后所珍嘉如此則古之所謂刑于寡妻者亦似若人乎

浩齋之什叙

呂楠

浩齋者歸安陸先生之別號刑部主事元靜之翁也先生名璩字一翔性明毅不側容莊而行詳嘗刳股以愈親危疾又嘗曰吾寧死不能爲欺心事若損人益己降

志以于榮則所深恥故自號浩齋取孟子養氣之義著其志也元靜一日謂予曰澄父雖不董經課史然踐履多符古昔而又敬賢樂施家遭回祿燬積千萬而父心不動往年以澄仕獲封刑部主事貌亦自若澄自謂父有集義之功今且七十有五矍鑠不老澄母哀於澄兄弟中最愛澄幼視之謹長教之篤病憂之切饑寒體之悉澄以爲今天下嫡母之待庶子者不能過澄母也往年封安人其健亦如澄父澄以病得告歸見吾父母諸友皆謂澄有榮壽雙慶之喜然則子何以教我曰嗟



乎元靜子非江東修道士耶夫孔子之道至孟子能明且行焉浩齋先生所取於養氣者固其大也自孟氏後劉漢時董汲陳郭諸賢似能行而未盡明隋唐時王韓陸李諸賢似能明而未必行趙宋時周張二程馬邵諸賢似能明且行矣而未至故孟氏之學鮮矣今元靜師事陽明王子陽明王子講周程之學而求明且行乎孟氏之道元靜固其高弟子也而家庭之身訓又若此斯歸也日侍父師潛心斯義既不可疑亦不可懼自躬而家措之鄉黨徐以理其國則元靜之所以榮其親者

不啻主事安人而壽其親者不啻八九十百歲也於是  
甘泉子爲浩齋記侍讀安陽崔子仲鳧爲之文侍講崇  
邑穆子伯潛四十人爲浩齋賦若詩

自知堂集叙

楊慎

詩作之難言之其不易乎天下之言詩者則李杜而已  
矣李之言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曰自從建安  
來綺麗不足珍杜之言曰欲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  
作後塵慎誦而疑之夫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莫敢不  
服然謂之真尊天子則不可挾風雅屈宋以令建安齊

梁則補矣謂之真尊風雅屈宋則不可挾之爲病也大  
矣卑之無甚高論可乎觀李之作則揚阮左之洪波覽  
江鮑而動色固建安之影響也觀杜之作則掩顏謝之  
孤高雜徐庾之靡麗實齊梁之後塵也前哲欺予哉是  
有說矣學乎其上而中僅得論道則嚴而取必恕以是  
登窮而效李杜其庶幾歟斯小子窺管之半豹願以質  
于大方迎亦之全牛德清白石蔡公以詩帙見示契余  
囊矣披閱之餘摘掇有合其武夷荊州藥室之古調玉  
陽洞牛首山春江詞之格詩沂上之瑟鏗以希泗濱之

磬清以越取材于選則夕秀啓而朝華坡效法于唐則  
蘇州親而襄陽邇閱錦盈尺圖驚天馬可知嘗鼎一臠  
尾鯉蜃猩圖余疑前哲之欺余又敢爲圖詞以欺知  
音乎故特批評其所契衷揣合者凡若干首薛君采昔  
語余曰近日作者摹擬大過蹈襲亦多致有拆洗少陵  
生造子美之謔求近性情無若古調耳安石公亦云唐  
之名家自立機軸譬猶群花各有丰韵或剪綵以像生  
或繪畫而傍影終非真也余嘗以二子之言爲確論以  
近日揆藻視正德中又一變矣二敵其免乎白石於下

走也往在靜居擲金聲于寶地今茲雒邑飛仙翰於瓊  
音嘿然已傳言下卽了矣輒以逢心叩茲蘭響公有覺  
無我者也其以爲孟浪之言乎將無以爲妙道之論乎

跋劉南坦峴山圖

楊慎

蘭亭群賢少長咸集竹溪六逸賓旅無忘曷若香山詩  
壇月泉吟社釋九愁而遣五噫具四美而并二難地則  
杭稻交疇里實桑榆蔭道春遊秋豫湖往汝來山堂仍  
襲峴首叔子之名畫圖兼摹天目王孫之舊緬懷古昔  
繼在今斯慎猿鳥爲儕魑魅是禦臨文景仰同詆踟躕

高步九州徒有子建凌雲之想神交千里慙無長房縮地之能狼跋其胡雀脛長引矣

答劉南坦司空書

湯慎

奉別以來星紀再易閏餘八更渺瞻官墻邈在雲漢何嘗不望南颺而引領向東矐而搖心顧空谷隔于便郵俾嗣音阻于馳問也顧箬溪公來承惠以手帖賜之佳篇并扇墨之貺一一拜嘉英躔愈穹而不遺幽遐林居益深而迨及鄙賤服膺無已言謝曷罄走桑榆未返蒲柳先衰已求田滇剛問舍昆池烟霞爲朝夕之資林泉

作羈棲之主虛播無實之名多取造物之忌雖有漫興  
之吟不敢聞于時英雜著之編非所傳于來世執事獨  
判迹求心愛忘其醜尊論獎借遇情非所敢當也下未  
之秋遊華亭寺石壁上見高製有名山朝翡翠滇海有  
餘空之句莊誦沈吟久之作絕句三首欲寄而無便茲  
觀扇上尊作前篇首句乃暗與鄙作同韻昔元白嘉陵  
長安寄詩同韻絕類千里神交非偶然矣然不肖敢附  
昔人哉三詩書之別楮欽仰惟多筆墨奚盡

送黃考功子和出守湖州序

陳沂

沂有友五人焉蔡丘王欽佩安仁劉元瑞吳郡顧華玉  
三人者家于建業者也南海黃子和維揚朱升之則仕  
宦而至焉諸君子先後登甲科歷官郎署學以志行仕  
以事著會以文翰友以德業雖會不能偕志罔不一前  
歲升之守延平明年華玉守開封元瑞守西安今年子  
和守湖州不三年而出守者四沂與欽佩念離合之無  
期感友道之落莫燕子和于青溪之上賦詩爲別沂復  
竊有喜焉夫四人者古之所謂良二千石也初元瑞守  
紹興五旬而罷官紹興之民拏舟而泣凡百餘里旣生



祠以俎豆頌其功于石又悉政事具在方冊西安之治  
猶吾紹興也升之以文行化俗乃觀察陝右以育俊又  
華玉當師旅饑饉之間安民禦寇郡有茂績子和之志  
行不後于三君其事功必不于三君爲劣夫觚者易頽  
而天下趨于圓寬者易靡而天下趨于嚴直者易罪而  
天下趨于巧諸君子有道焉不能以轉移有制焉不能  
以遷就有情焉不能以矯拂修之于儒用之于吏輔之  
于友皆是物也故在內修其職在外立其政文以潤身  
而去其凡近道以飭行而消其邪侈是以事能同功而

治能同效矣子和之行友道之光也離合奚念哉欽佩  
聞之喜乃更引觴相樂與之醉而別焉

與唐一菴書

陳良謨

前日凌藻泉閔櫻圖二君子遞至揭帖名宦止有都憲  
廣漢張公太守松石劉公而無萬石梁故疑而請教于  
門下及奉來教益疑焉風化所關郡國大事公一郡之  
望也而顧曰不知何耶乃檢府誌徧考之則見名宦傳  
中有石梁公注曰刻廉操切政尚嚴明而名宦祠中止  
張與劉前後不倫因而思之當時修誌者西林張公秉

筆者浦南金氏公寔不與聞也於是竊嘆凡守令有志于傳信不宜任情好惡以付託匪人而善人之列名於載籍其遇不遇固如此

與范明山書

陳良謨

昨見執事建議將槩州田地蕩均作一則稟白州主從之將申詳施行據愚意殆不可無論國家定制只是於民情不通何也如竹地桑地粟地順零晏子大人家大魚池其收花息得利多固可矣如沙灘浮地又如山脚陂陀無竹無柴不可爲山開墾不得不可爲田只有荆

棘叢莽只得丈量作地如衆家水塘半乾半濕時深時淺養不得魚種不得菱藕亦丈量作蕩又如嚴家令坦家邊放牛放馬草塌空地約有一百餘畝草根樹椿牛踏馬踐一時開種不得今俱丈量作地以上等處但納地蕩賦稅已是不堪况又加之田糧豈不重困哉大山長谷異制民風土俗不同故先王立政宜其民不易其俗今州主切于愛民偶未周知土俗之宜執事輩正宜直言利害委曲詳盡將必欣然從之有益於民卽有益於官也一味唯諾將順竊恐山民無狀或生意外之變

未可知此關係地方不小不得不言幸勿謂我多口也

爲趙心山書

陳良謨

吳興山水清遠毓爲人文亦旣昭洩於鍾彝甲聞而其岩棲谷遯之倫往往有儵然而特立者蓋誌牒班班可攷也今年春康衢陳子訪予山中間出詩一緘以授曰此潯南趙心山氏所寄公者予雅開心山惜未之面因備論其人脫屣世樊覓有幽致攻文善繪事尤精於醫所至名卿墨客靡弗與之傾倒者其詩歌業盈卷帙誦之覺煙霞之味津津溢于齒頰信其有得于清遠之

助也子惟北山逋客終南捷徑人固有山其身而不山  
其心者乃君蟬蛻污濁之表頤神葆真絕無外慕始所  
謂胷中自有丘壑而隱德克全移文斯免矣稱曰心山  
不亦宜乎子亦山人今耄矣而心固自若安得若過我  
山堂一酌山靈以共寫山中之興康衢歸其試爲我招  
之

跋趙子昂三駿圖

吳 均

趙學士畫三駿其一驪班班鱗見毛間奚官執鞞安步  
就水草望而知爲天閑上乘已其一白微頰不受羈束

翻身仰天驥首長鳴若負其材力而趨肆者泛駕之姿也其一騶伏地作勢欲奮未果欲息未安欲駕未進始柔順利貞宜從王事者與嗟乎使好奇者相之將鄙貞順爲鶩駘庸人牧豎且鞭笞雄姿爲雕悍也不然視雍容鸞和之器爲虛糜芻粟者矣悲夫然三駿雖殊顧其風神筋骨皆超卓與龍爲友定知非凡種也殆天產之渥注疇德而瑞聖歟或貢經萬里而歸有道也有道者善御群材吾何憂

贈陸原靜序

黃 綰

夫世所謂豪傑之士者道淑于真見行高于獨成其於人也可以從可以無從從之爲苟同可以違可以無違違之爲立異蓋所歸者道焉耳夫奚求其他此君子所以見道而成行也陸君原靜其庶幾乎陽明先生如景星鳳凰夫人能知之也乃爲當路所忌言官承風旨交論其江西軍功爲冒又以其學術爲僞異說喧騰人莫敢論君獨抗章上言自引爲閤人而弗辭人或尤之曰吾求天下之理安而已毀譽得喪吾安能知至吾皇上典禮之說如日月行天夫人能知之也而當路力主



異議欲考 孝宗人爭附之雖平素號爲君子皆歛然  
風靡道路以目莫之敢異君乃本公羊氏說上言欲考  
武宗旣而悔曰吾過矣吾過矣欲請改之尋以艱去迄  
釋服來京適修明倫大典書成君耻其言揚於冊而弗  
避也乃上章自訟人或尤之曰吾求天下之理安而已  
毀譽得喪吾安能知若君者真可謂違衆獨立有過能  
改歸于道而不流於俗非豪傑之士能與此乎夫自世  
教弗明人以誦說爲學而弗知因心推孝卽性求理徃  
世儒之蔽陋失變通之時宜迷繆乎心非一日矣且人

之秉彝極天罔墜悔悟之機自君啓之天下之失其性者孰不戚戚然而曰吾過矣吾過矣於乎童而習焉長而信之非信之罪也習也始而非今而覺覺而悔悔而改盛德也此君子所以見道爲有功矣歲六月吏部以君補南刑曹副郎將行過予言別書以贈之且將曰君義於人人云

送陳棟塘正郎少叅湖廣序

林希元

丁丑進士於今十六年矣得失升降予嘗而備已復至留都陳忠夫子始爲秋官卽何遲也惟吾忠夫敦恪冲

恬世味莫之動恒引疾以待老其有道者與去歲自刑曹轉儀部校士應天今春遂擢叅湖議亦畜極而通也同年諸君榮之以贈言余役陳子復過余請曰良謨無似辱在不鄙若得終惠錫之教言敢不夙夜服以終身余辭曰吾子靜養之深曷施不利予言祇贅爾陳子請不已乃言曰爲政有經居官有體子知之乎何謂經政教刑是矣何謂體百官所職是矣不知經不可以立政不知體不可以舉官是故古之聖王憲天立法三事並列所以舉經也樹國建官六典分治所以正體也今之

爲政居官者吾惑焉刀筆刑朴是業先王政教弗講而  
荒厥經殘矣官弗守厥常事以時禦或胥偕滯厥體紊  
矣以若求治其將能乎今子之吏湖廣厥職祀神也守  
土也其經其體可不講與昔舜命伯夷作秩宗曰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宣王命召虎懷汙漢曰來旬來宣夫寅  
敬也直正也清潔也洗心立正以篤乎敬將之以夙夜  
祀神孰先焉旬巡也宣布也巡行旬域宣布政教弗先  
以刑威守土孰先焉吾子而取舜之命伯夷者以事神  
取宣王之命召虎者以守土若經若體具可得矣於治

也何有夫爲治不法先王者俗也法而不至者情也吾  
子敦恪冲淡不以功名撓志豈俗與情者是故望之又  
聞太和名山也地靈產異神仙老氏之所宅於今尤烈  
襄陽峴首之間水深土厚而民勤羊杜相繼立功之處  
遺風固在也吾子暇日整衣而登天柱之峯紫霄之洞  
則游神太清安知不復遇乘青牛授秘術如尹喜之在  
西關乎磨蘚而讀墮淚之碑銘功之石則高山起仰安  
知叔子元凱之功不可續之將來乎陳子聞予言欣然  
笑曰祝我以長生進我以不朽林子愛我至哉小子不

佞敢忘佳賜之辱既而同年諸君復促登輶余乃由傍  
瀟筆書所言以予之

遊天目山記

伍餘福

天目山據東西兩湖之勝岩巖峭拔石勢峻峭蜿蜒  
輿橫且八百餘里其分支衍派莫知紀極洞玄集所謂  
三十四洞天者是也乃與安子出南門歷石虎山山其  
惡其狀如虎踞忽聞啼鶻聲輒有歸去來兮之嘆尋次  
沿于畧在午入亭而飯有錢煥卿在焉橋圯不可渡僕  
夫攝衣前驅又次早谿谿與龍谿相望其水勢湯湯發

自天目相傳弘治間滌水無涯不循龍谿故道衝嚙及陸徙而溺者動以千計遂成兩谿至今渡者甚難駕筏始得渡抵五山寺寺僧合掌道左延入方丈少憩尋出山其山如五星分井排列日前及渡口父老鱣舟以待遂下馬散隊而行回視谿水如沸問之或曰亦自天目來者也入孝豐縣令鄒文憲率吏相迎入公館安子先在坐謂曰吾待子久矣次日始早行過西山巷僧煮茗茗之渡陳安踰橫坎十涉崩谿次彭宅里有孤冢如堂詩或曰是商大夫老彭墓也伍子曰獨不見有所謂薤

林者何也惟旁有一碑什且泐漫不可讀心許表其墓而未及遂過鮑湖湖背沙石水至則爲巨浸而入貢山正當其衝去縣二十五里有石洞可容數百人又有硃砂洞多紅礫前代學堂縣址猶在焉蓋四山具瞻之地也先是廣茗之變正恃此至待來嶺少駐日午始抵荻蒲寺寺多奇石類武康安子嘆曰安得移置于吾家乎遂出湯泉而西轉茄山與安子蔭長林下下有蒼松如虬極可愛更入金石鄉詢其故則曰黃金石尚存山畔已而見之多薜荔纏繞擊之有聲琅琅然又多黃色



伍子據石而坐歎曰仙家點石爲金者誣耶其上有白  
馬巖下有谿亦曰白馬互相掩映予以其巖類馬首俯  
瞰深谿遂題曰白馬巖下谿而去次獨山山有梁梁有  
碑將撫摩之弗果不數武轉入章村村居多章姓者蓋  
宋章得象裔也有章大尹珪者邀諸途鄉人更請訪赤  
松洞其洞豁以深幽以遠中有潺湲聲水瀉如注石不  
工而屋乳不綴而旋或叩之輒亦有聲側身處隘不可  
入僅小口空洞無涯或以爲數年前有潛入不知所向  
者仙耶人耶較之張果善權可相伯仲而此獨晦甚惜

之爲題其洞曰赤松剝諸石珪復入洞相邀延佇一小樓樓四面皆松篁葳蕤蔥蔚而邨中編戶一覽殆盡輒具山殺以款之止吾宿遂留其家焉秉燭夜飲相與談天日之勝槩如指諸掌次早涉龍谿謁神龍祠長廊短楸皆金碧貌詭爲人似有乘雲行雨之狀歷塔而觀有碑記其事相厥地勢帝山坐鎮一方中有龍宮角則降鱗則叙類非他山所能及伍子款曰青烏家所謂王氣可以占天者其信然耶入方村村不過一二家及河干村水村更覺牢落其獸蹄鳥跡縱橫道左心甚恐又過

寒村干絕無人煙疑其與塵寰相隔而天目境界至是始分矣又次長潭其水色紺且黑噴石吞沙勢若跳珠或謂龍毋在焉蓋今之所謂徐仙姑者是也仙姑亦人耳而孕爲龍其事亦不經者東入別有一潭險不可涉遂止轉上大坎頭歷香坂路皆偏仄遂舍車而徒且行且止安子顧我笑曰此豈蓬壺境耶何愈峻愈奇而行者不知其勞也更上龜山次茅嶺其下坂如削猿猱飲澗者接臂不絕旁有波羅樹繫以百圍撫而盤桓進一

道憩一小亭亭四面皆屏障而風藏屏獨列其上儼

然如畫衆皆久憇于亭而余獨先之渡廣溪得觀印子  
石石如印疊疊可玩下此則俯而復陞音花長草蘊郁  
何限其上有小湖如練從空而落老僧引入小樓樓皆  
琅玕出煙入雲變態叵測伍子曰是可以稅馮矣出而  
適觀旋復登樓猶未暮就寢夜半風戰雨颯颯有聲意  
其前之行或阻夢寐中得詩二句曰分付山靈好相待  
莫教風雨滯吾行迫曉始霽似山靈爲之洗塵者其泉  
益駛山益媚爭流壘峙大倍于昨草光花氣動盪耳目  
中有和尚田僅百畝自食其力初不知石壕吏之催科

也更入大墓塘塘轉而灣爲大洋爲中溪率多回穴至是則益不得方軌與衆步行入污塘仰見駐節廳有石如屋其玉壘金鏃猶在或以爲唐李靖討叛丹陽屯軍于此是亦未可知也廿四跳正當廳前嶙峋硤斷崖壁屢逸出天表其下飛流灑灑浪花腦石成淵疑有蛟龍出沒莫敢誰何相傳於潛每遇大旱吸水而歸輒雨雨足乃止其石如瑪瑙如琥珀如珠璣又或如浮磬有聲或如碣石有狀不可枚舉行者每動色伍子取其怪而病其難少爲延佇俯視仰扳高且深深如井底蛙跳

踉而出始入翔鳳林其上有平原一千五百丈中有兩湖湖有魚或以爲龍散子其中不可捕又有龍鬚草垂垂可愛相傳兩湖之水東通蘇湖北漸安吉吾自安吉而逆泝之信有如所傳者復過雷神宅時未雨不聞作嬰兒聲東上眉峯岡去仙頂數十里野燒飛灰尚餘者金剛纂動輒曳裾徐徐却立始得進從者皆有難色且日晡有僧拉予歸安子曰登高者必忘食以是攘臂大嘖衆亦競進始履其巔皆竒石石如鋸板片片重重斷而復續直者如勁仆者如眠平者如鋪欹者如倚高

者如斗俯者如鞠合者如歸鸞離者如去雁比者如弟兄叙者如賓主其中有一峯獨聳焉上薄霄漢下眇江河伍子據而坐東如臨安南如姑蘇西如宣城北如吳興皆在目前其下金牛鳳凰回龍諸山悉如蟻封而烟雲盡出其半乃嘯安子告曰自東坡死後五百年來未見有此樂者幸與子同躋天假良緣人酬宿願是亦聖世之盛事不可無作輟賦云自是神龍十二官依然雙目與天通不知下界人多少都在山靈雲雨中遂題曰仙文峯勒石而退

左右銘

蔡玘

書銘于左曰辱生于多求樂在于寡欲恬退靜重無爵  
而貴知止知足不盈而富書銘於右曰貪貴亡身者欲  
奪生也貪利殞命者財害已也貪色喪軀者情蔽性也

復友人書

蔡玘

執事英明沉毅紆徐涵蓄峻潔之中又蒙茹納太平相  
器殊不多見海內豪雋敏達才辨非不森彙第器滿少  
容八風易動遂與包荒不遺之訓有乖自古善翊太平  
孰如周公公非不欲槩用憑河取快集事但人性不齊



包荒不外此周祚所以延長也

論士氣

陸時中

余一日讀劉屏山滄暑賦亂乃曰水火不爭爲燬者息  
麴蘖不急爲醪者壞輔弼不爭爲國者敗因感時事乃  
作而嘆曰嗚呼其斯同之爲害乎頃者我皇上之議  
追尊大典也禮官執政爭以爲人後爲說而欲我皇  
上之後孝宗至與二三議禮者排之如讐訟之經歲  
弗釋廟堂之上雖爾赫怒而言者未已且從而痛哭  
之噫是固慙矣幾於懟矣弗可原矣然一時士氣諤諤

可畏吾 朝家猶賴有是也何也天下事有可以諍可  
以無諍可以無諍而諍焉得在上而失在下其蔽也狂  
害猶小也可以諍而弗諍焉則靡靡成風其貽禍于家  
國天下也大矣是失於上而併敗於下矣可乎不可乎  
故有國者與其得士之默寧士之狂蓋狂者迹雖似訕  
其心猶一而默者則其意向莫可知也且狂者猶可以  
警而中以爲他日用而靡靡者非可以警發而樹之也  
今也斯固可以無諍者使當諍而若是諍焉不亦我邦  
國之大利矣乎此愚所以重爲士氣今日喜也第惜其

發之弗素用之弗善是以弗免戾耳氣之戾者識之偏也識之偏者先入者橫之也是以君子之學貴虚心而窮理雖然是氣也易爲盈縮而盈縮之機又在上耳善養之則彙而拱把拱把而合圖易也苟摧折之蹂躪之則雖合圖而躋于濯濯亦易也是以知今日崛而弗馴者曲貸而長之焉知其不爲磊砢明堂之材也耶是又未可慰也噫念之哉念之哉

與張別駕書

陸時中

自去歲冬初會于天津轉瞬兩易寒暑走自愧多病習

懶久踈問候皇悚無已邇者聞令愛矢節一事令人毛  
聳擊節不暇大都婦人女子脂膏者多剛腸者少旣醮  
而孀尚有不克令終者而况於未識面之夫僅爾許字  
者乎或者謂此爲迂爲過殊不知身雖未嫁而業已許  
之則其身乃夫之身矣嚴之婦矣以嚴婦而爲嚴守奚  
復爲過是誠中庸之道匹夫匹婦之所駭而仁人君子  
之所安焉者也且聞令愛又處各曲當凶計聞卽潛焚  
文繡女紅見舅姑則却其慰安莊田又令畫去影像以  
爲憑藉當此多迫艱苦之中而有從容周到之美雖士

君子亦所難焉者湖山之秀鍾此奇質而乃創見于尊  
門豈直專門之幸亦苕霅之光西浙女流之備他日闈  
棺事定太史執筆寧不以茲爲烈女首稱矣乎雖然人  
生遭此是誠大不得已焉者今日爲渠父母昆弟者正  
當憫之哀之體之獎之以翼其成俟至五六十歲以受  
朝廷之旌以償平生之願可也今聞執事欲令親信者  
探其意之誠否要其節之始終否則欲其自盡不識誠  
然否倘誠有之是誠何心哉且令愛今日此舉又非由  
人勉而成者觀其焚女紅一節則其一念之真天地鬼

神可鑒而又何忍逆料之也苟逆料之是我先以不誠處之矣可乎走卧病林下始聞盛美披衣抖擻者敬問繼聞此信又不覺慙然酸鼻故敢披露鄙見貢諸左右夫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况執事素以仁厚聞於鄉邦者乎幸惟裁察

書北山移文後

陸時中

士君子之在天地間貴達權而適道如其不可斯固隱矣苟兆足以行則仕乃其時也仕矣又有不可則卷而懷之又其時也君子惟視義可否爲進止而何嫌于往

來屑屑也故誠在雖佛胼亦往道終不可行雖固留而亦決於出晝雅圭之議周子當觀其出不可不可然不及既仕道行與否而不當謂其一出而謂其先貞後黷也信斯言也將長往不返者而後爲躋乎是敬天下爲一偏一曲之士也且往來間於道無愧雖再至三至又奚病焉山靈有知當亦有以諒我矣

書陶彭澤閑情賦後

陸時中

此賦雖賦興而比也託閑情以寄意也非洛神比也何者始叙淑女之美而云欲接滕以交言者欲得明主而

事之也繼云待鳳鳥以致辭者不輕衙也願爲某願爲  
某云云者致惓惓依待之情也而復悲云云者慮憊間  
攜貳也未叙淑女終不得見俯仰徘徊無聊賴云云者  
是悲盛明難值歲月易暮而獻忠無路也結云坦萬慮  
以存誠懋遙情于人選者則安命而已嗚呼味一篇之  
風旨豈昵者哉况渠序亦明爲諷諫蕭統固不解  
事而東坡乃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亦失之矣以鄙意  
推之不惟仕者爲然交亦有是如同人二五相應而爲  
三四剛強所阻無乃非此意乎後世緣東坡一句遂以



爲誠然凡士夫間有諠情間錄卽以爲比嗚呼悞哉

鯁喻

陸時中

余嘗啜羹誤鯁一刺於噬哇之弗能去雖咽津水亦戟  
痛嘔嘔吧吧若不能一朝居偶憶鵬砂能化鯁咀而出  
之初意其許大者及出乃禾秒耳嗚呼夫以一人之身  
哀然四體膚革充溢而顧不能當一秒耶何跼蹐若是  
也壯士螟螣且疾解腕而况于茲乎噫嘻我知之矣所  
據者要也曷要也尸之啓閉由于一鍵氣之吐納關于  
一喉是猶兵家所謂九地之隘天門之險也一有關闔

甚則死矣不可不慎也今引而觀之天下不猶人之一  
身乎九重禁密不猶身之吭嗑乎古今爲身患者外夷  
也盜賊也爲吭嗑患者菴寺也女寵也二者煦煦軟熟  
若不足慮也然其禍每加於外夷盜賊焉者何也亦居  
要地也彼呶呶于外者瘍耳疥耳今見夫瘍疥亟爬搔  
之剔治之而于斯二者雖日梗于中乃恬然不之覺何  
哉玩之也天下所最患者玩之弊也玩則習習則無忌  
無忌則彼將以清淨嚴謚之府爲作好作惡之場污穢  
狼藉無所不至矣由是釀成疽癰內食吾髓而吾君之

肌日以羸瘠中外醫工雖爾皇皇然以在君喉嗑莫可  
措手又重慮吾君不吾信也恐忠未及展而禍隨之徒  
抱術于邑而已嗚呼事勢至此不亦大可痛哭也耶或  
曰然則聽之歟必決之歟曰聽之非吾臣子之用心決  
之亦勢有所不可按古方書有一大方焉惜是方也三  
代以下皆莫之能行雖號一二通醫大家亦獵其影響  
莫克奏績此吾所以重于言也恐聞之者駭而言之者  
徒爾也大方者何周宮女御宦寺各有司存而其去留  
黜陟一統于冢宰是方一行吾見內痼潛消諸疾竝去

而吾君享億萬載岡陵之壽矣不亦希世之奇劑拔本固元之大丹矣乎余因病顛而推論至此亦烹鮮喻治意也醫國者其試思之

送嚴溪亭先生考績序

施侃

自周孔沒而天下之士全體闕折仁義之用塞煦媮者窘廉角威奪者刻核深茲非謂厚仁薄義者與噫才其不全也而欲求治於古亦難矣哉湖之溪亭嚴先生有室一廛鄙雙之林蓬居而藿食日與其徒說天地生生化化與其所以生生化化之理反而合之不身悖時朝

夕于側者未識其忿遽苟且之色雖脫粟不繼亦俞俞  
焉談誦不休正德十六年謁選天曹受分宜以歸咸謂  
分宜人勤苦而寡殖悍訐而多爭夫子之爲之也猶責  
鸞翼以搏罟璠璣而錯諸也柰何或曰不知其出當觀  
其處夫子之處其道備矣出何憂焉先生遂不顧內不  
援外裹糧獨往凡所施設勿戾其初務以生化爲重稍  
有茅蘘其法者必湔刷之殆盡常賦之餘不令橫出一  
錢豪奪吏皆噤不得逞踰之三年民皆殷殷屯屯外遠  
荒僻之處亦重畏法不忍欺於是其省之撫巡藩臬

治者則必曰分宜闔越八州之大夫士往來是境觀治者亦必曰分宜是故分宜名滿江之南矣侃惟夫子之出也幾乎其少之道之全也夫子其教我已乎或云夫子挈衆譽之口抱獨成之行茲考績於朝也將大之矣侃曰周公避而東也固不虞王之郊迎也孔子之爲乘田爲委吏亦詎知他時爲司寇哉自今觀之周公不得居攝孔子不爲司寇于周孔也奚害侃唯夫子道之全而果於所用也故樂與知己者言之

跋趙松雪管夫人與中峯手帖

祝允明

右趙承旨手牘十一紙魏國管夫人一紙皆與天目幻  
住公者承旨所云悉爲夫人沒後與住商評欲修事薦  
嚴時承旨老矣音辭宛惻讀之可爲興感不知當時本  
老答語何以寫其憂也夫人以書般若得公讚歎致謝  
云云皈依之誠尤爲迫切本之徒未定通作一卷今歸  
黃輜車間以相示余謂三士咸從菩薩地來所謂應以  
比丘宰官信女身而得度者因緣聚會乃如此今皆還  
淨土矣學士夫人不能釋然於現在之時予乃爲勘破  
於過去之日相對一笑摩娑移日不獨以其翰墨之妙

而已也

跋錢舜舉明皇擊梧桐圖

祝允明

趙飛燕舞在掌上楊玉環比昭陽微有肌爲盤中舞宜也謝阿蠻等奏樂其旁而潞州別駕所按與之諧則其素習可知雖微楊玉環獨無一盤中之人哉來漁陽之鼙鼓不專在羽衣一婆娑也吾惜楊玉環受誣已久漫因錢吳興爲一舉末減之手

施處士哀辭

祝允明

施處士以其道昌其生安其死於吳興死後子起家進



士將崇烜於時其學將儼然樹丕暮弘勲一驅古人列  
處上於是食享不可量矣其本道自茂哉處士邁於澗  
阿雖持賦集政於公縣官辟之事已矚然去曾不終  
列一主捕魚司水防吏曷道之云謔身而剛亮有執於  
其家孝孝弟弟慈慈鄉則賦平惠流焉此天之能政者  
何必政於笏綬中曰道乎哉夫以道旣行不罪於天則  
可哀以道可政於笏綬而否亦可哀哀其道不哀其身  
人誰其不死如哀其身則進士之道也爲進士友并爲  
其哀亦無侵哉處士名某字某進士名儒字聘之吳

鄱祝允明爲辭

秉高明兮履中直展貞亮兮洞堅特既德業兮又坦平  
施於家兮奚爲政長願其爲幼兮卑願其爲尊內不怨兮  
外稱仁誼蘭馨兮操松茂剛柔節兮玉絃宜壽厥不壽  
兮哀則那孤之奮兮傷如之何孤志學聖兮尚賓王政  
由求兮文偃商教誠善兮躬自道道曷哀兮哀孤孝若  
湯湯兮雲瀰瀰并蒼蒼兮天目天倚魂爲山兮氣爲水  
儼深高兮共無止我有哀兮哀有辭公知不知兮知將  
我嗤蹇諍訶兮徒噓唏

魏公羅巾銘

趙魏公子孟頫與先總管友密館余家時所留

祝允明

胡爲油油乎霽霽之青胡爲縝縝乎冰蠶之經公之衣  
公之儀儀先乎首其藏惟友而余是守守之守之非其  
友斯焉取斯

放鯢鯢說

凌震

有小子將以鯢鯢烹者余命以鱗易之弟子惑乃爲爲  
之說曰放若魚不若昔之舍牛者哉夫人至耄耄而死  
湯火之其人受誅魚待其期然後鼎俎何不可也書春  
法禮記用牛者多未聞以殼觶憐且擊鐘猶可假使臨

郊壇入太廟牽牧之際其牛殼棘宜如何也孟子猶許之曰王仁固有在夫蓋加之齊宣之上置之西巴之下而當者斯舉也弟子之惑遂解

送太白山人歸隱苕溪序

表仁

太白山人孫姓一元名太初其字秦人也居關中時常棲太白之巔故稱太白山人山人善詩有俊才嘗游湘漢躡衡廬逾河涉澗登岱岳南適吳會止焉山人抱竒傲睨一世世人未之竒也獨吳越人善山人又善山人之詩爭禮遇數數致餽山人初憇虎林往來南屏靈隱

之間名馳海內操觚者悅其雅逃禪者悅其放經世者  
悅其通余頑鈍無所知識山人獨善予時時過武塘輒  
棲止予家菜羹蔬食久留不厭也友人施徵君爲山人  
聘室置田結廬茗溪之旁于是山人有定止矣建業劉  
士龍生咸徒居湖與湖陸吳二生結社號茗溪五隱初  
山人與余輩締詩社歲強半駐余家今湖社方新余載  
酒送之舉觴屬之曰吾完吾性吾任吾情總有雕鏤便  
於本色爲我謝諸君袁生已不能詩矣

祭太白山人文

張浩

嘉靖二年三月四日東溪子張浩謹掇蘋采藻瀝水注  
鴈祭于太白山人之墓日嗚呼偉哉我太白山人也若  
雞群之鶴獨立昂昂將凌風以軒舉聊歛翮而徬徨望  
其風神者但知其爲神仙之侶而竟莫測其中之所藏  
豈其自負豪傑行與世而齟齬故欲枕流漱石秘名姓  
而莫彰朝陟南屏之巘夕泛西湖之航拍肩洪崖執袂  
子房或騁雄談則江吞海吐或呈高詠則玉振金鏘烟  
霞接迹風雨對牀以杖以屨以奕以觴蓋將結百年之  
知己也胡爲乎吊山人于草莽寂寞之場真以古今爲

且暮以世事爲夢幻迺歸休于無何有之鄉蘭闥不足  
繫蕙帳庸何傷蒼黃非中道而變嬰姪亦蟬蛻而翔此  
則山人之不可及者諒非尺寸之可量雲棲兮石洞水  
歸兮扶桑朝暾兮在戶夕月兮在梁覽山人之圖畫誦  
山人之文章則固若笑若言于羨于墻也過其墓隧奠  
以酒漿四顧無人有淚沾裳嗚呼哀哉尚饗